

Generation Existential

Heidegger's Philosophy in France, 1927-1961

存在的一代

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 1927-1961

[美] 伊森·克莱因伯格 著

Ethan Kleinberg

陈颖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Generation Existential

Heidegger's Philosophy in France, 1927-1961

存在的一代

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 1927-1961

[美] 伊森·克莱因伯格 著

Ethan Kleinberg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存在的一代: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 1927-1961/(美)克莱因伯格著;陈颖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2

ISBN 978-7-80225-732-0

I.存... II.①克...②陈... III.①海德格尔,M.(1889-1976)—哲学思想—

研究②哲学史—研究—法国—现代 IV.B516.54 B5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9022 号

Generation Existential:

Heidegger's Philosophy in France, 1927-1961

by Ethan Kleinberg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5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via Shin Won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in conjunction with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存在的一代: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 1927-1961

[美]伊森·克莱因伯格 / 著 陈颖 / 译

责任编辑:吕 林

装帧设计:林 涛 秦 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2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一版 2010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732-0

定 价: 43.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中译本序言

当《存在的一代——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 1927—1961》于2005年首度出版的时候,我马上就意识到,这个关于一位德国哲学家和一种德国哲学被翻译成法语和引介入法国的故事自身将被译解给说英语、读英语的受众,同时我对这一译解将如何完成怀有浓厚的兴趣。这是因为从其最简单的层面上来说,这本书是一项对各种观念、思想和概念框架在被移植入一种不同的文化和民族背景时遭受改变的种种方式的探索。对于此书在美国的接受情况我并不感到失望,但是我必须承认,想到这本书被翻译成一种我毫无所知的语言并且这本中译本所面对的又是一种我所知甚少的哲学文化,我的脑中生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有关观念穿越时空的各种方式的思考和问题。我想强调两个问题,我希望这两个问题将澄清我们当前的哲学大环境,也希望以此引导读者进入这本著作本身。

第一个议题是较通常的议题,即关于观念依大环境变化的方式的议题。在一个层面上来说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可以联系本书的主题来考虑,也可以联系本书被翻译成中文这一事件来考虑。如前所述,翻译与哲学理解的关系是《存在的一代——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 1927—1961》的一个关键方面,书中有关让-保罗·萨特的那一章详

述了海德格尔思想和法国哲学传统的交汇,由此也许最好地表现了翻译与哲学的关系。人们也可以将这一对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的接受史的考察视为一面透镜,通过它,可以折射出海德格尔在中国的接受史或者甚至是对本书中讨论过的亚历山大·科耶夫或依曼努尔·列维纳斯等其他思想家在中国的接受问题。这样一条进路使本书处于同海德格尔在中国的接受史的对话之中,这一接受过程始自对海德格尔著作的那些首度翻译和评述,比如孙周兴的工作,之后经过像张祥龙这样的思想者的进一步探索。通过对诸如“孝”这样的中国传统德性进行生存论的分析,张祥龙运用海德格尔的哲学框架给予中国传统思想一种现代的描述。这样一种对话不应该是必然暗含着同质性的,它既展示相似也展示差异,在后一个方面它可能与前一个方面同样富有成效。而且,对海德格尔思想在法国的接受史的考察不仅可以促进对海德格尔思想在中国的接受问题的进一步兴趣和研究,也可以促进对那些深受海德格尔哲学影响的思想家和那些其著作已经被引进中国的思想家在中国的接受问题的兴趣和研究。在此我想到了雅克·德里达。

第二个相关的议题和中国 2008 年的大环境有关。有人可能想知道,由一位美国学者所撰写的一本有关一位德国哲学家在法国的接受史的著作为何以及如何被翻译成中文?我于 2008 年 4 月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同济大学举办讲座时,脑海中当然会浮现这个问题。对孙向晨、张祥龙、刘哲、陆兴华、孙周兴、杜丽燕,汤姆·洛克莫尔诸教授以及所有花时间同我讨论中国的哲学现状的中国学者和学生我深表感谢。尽管我乐意承认,我同中国学者和学生的接触很有限,但我的确觉得,在离开的时候,我对《存在的一代——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 1927—1961》一书同当前中国的思想气候间的相关性有了更好的(尽管一定是主观印象的)认识。这是因为海德格尔和那些追寻其思想路线的法国哲学家的思想道路为那些试图在他们当下的复杂现状

和他们过去的丰富传统间寻求联系的学者提供了一种富有教益的样板。在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的思想中,人们看到了一种返回古代资源以言说其当下处境的尝试。海德格尔通过返回到古希腊哲学以及借助于前苏格拉底的思想来尝试理解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做到了这一点。列维纳斯则是通过回到犹太经典来尝试理解伦理学并以此作为对被列维纳斯视为是海德格尔哲学之伦理真空的直接回答而做到了这一点。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列维纳斯,他们都试图言说一种明显的现代性危机,这一危机是由科学和像黑格尔和马克思那样的思辨哲学的统治引起的,他们相信正是这种统治使人类同他们与思想和存在的本质关系相异化。

人们可以看到这一进路同中国当下的大环境的相关性。在这一大环境中,承诺了现在对过去的等级优势的马克思主义目的论甚或达尔文式的哲学进路的统治现在正在逐渐让位于一种同过去的对话关系。在这一模式中,中国哲学丰富而有力的传统在学术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没有被当作一种古物来研究。这不是仅仅辨别出多年前古人向我们说了什么,而是通过这一哲学现今在中国和全世界可以向我们言说的诸种方式来进行思考。同我在《存在的一代——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 1927—1961》中考察的许多思想家的情况相似,当下的中国大环境包含了一种为了言说当下的种种境况而以批判的眼光对过去的哲学思想进行的“梳理”。在今天的中国,所谓当下的境况指的就是在最近 15 或 20 年间加速进行着的现代化的各种状况。一位中国学者通过他在其学术生涯中教授卡夫卡作品的经历解释了这一快速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思想上的结果。他告诉我,曾有一段时间他的学生们无法理解卡夫卡的作品,但是在 2008 年的现在,卡夫卡的作品,比如《变形记》,向他们说话了。这并不是说,现代中国的情况和卡夫卡那时的欧洲的情况一致,而是说,即便是在这个例子里,也可以思考为什么像卡夫卡或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家的著作会在中国当代学生

中产生共鸣,为什么这种共鸣是通过这些主题可以被带入到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对话中去的那些方式产生的。

但是海德格尔的问题早已超越了纯粹哲学的领域,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任何研究都必然总是会面对由海德格尔 1933 年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选择而引起的政治和伦理议题。对于我在本书中讨论的那些思想家而言,同海德格尔的政治问题的遭遇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从科耶夫转向黑格尔(第二章),萨特试图在《现代》杂志上对“海德格尔事件”作出“客观的”审查,以及让·波夫雷对海德格尔的正统辩护(第五章),一直到莫里斯·布朗肖和列维纳斯为了回应海德格尔的政治选择问题而重新思考海德格尔哲学的尝试(第六章)。就此而言,布朗肖、列维纳斯和那些追随海德格尔思想在法国受到的“第三轮解读”的思想家们的思想特别具有启发性,因为他们走出了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单纯解读和评注,为了回应纳粹的种族灭绝计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种种事件,他们对海德格尔哲学进行了实质性的批判。为了回答伦理和政治议题,这种努力就带来了新的哲学思考,这些思考不仅来自海德格尔也源自海德格尔之外的资源。鉴于中国在 21 世纪的变化,可以想见,中国的海德格尔学者也将,或者已经以相似的方式“超越了”海德格尔:他们越出了解释和评注的界域,借助于海德格尔之外的(中国的)资源进行着原创性的哲学思考,从而言说我们今天最为紧迫的政治和伦理议题。

伊森·克莱因伯格

卫斯理大学

米德尔敦,康涅狄格州

致谢词

这本书研究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最初的接受史。在其中,我表明了一群优秀的知识分子参与将海德格尔哲学融入到他们自己的思想中并且这一解释和转移的过程是如何将海德格尔哲学推广到整个法国的。我感谢所有老师,所有给予了我意见的人,以及我的所有朋友和同事,他们的指导和建议帮助我一路走来。我所获得的批评和建议表明了对材料的一种深刻而持久的理解。

此书中的任何不足之处都是由我的选择造成的,而所取得的任何进展都是我多年来所获得的耐心指导和中肯建议的结果。我想尤其感谢 Robert Wohl 和 Samuel Weber,从此课题开始之初到其结束我都得到他们的指导。在决定这本书的结构和范围方面,Robert Wohl 的意见具有绝对的影响力。我还想感谢 David Myers, Saul Friedländer, Peter Lowenberg, Peter Baldwin, David Sabeau, Hubert Dreyfus 和刚刚去世的雅克·德里达。

我非常感谢 Martin Jay 和 Richard Vann 花时间阅读了这些手稿并给予我大量的意见、建议和鼓励。同样感谢 Nathaniel Green 和 Paul Schwaber 给予的编辑上的建议,感谢那些细心阅读了这一著作的匿名审阅人。Samuel Moyn 和我在几乎十年的时间里通过电子邮件讨论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埃德蒙特·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我想为我们将来的无数对话感谢他。从他敏锐的头脑和清晰的分析中我受益颇多。Peter Gordon 利用他宝贵的时间和专业知识阅读了这一著作,并对它作出了评论,他的洞见被证明是极富价值的。但愿他的那些优美的散文我能学得一些。谢谢

你, Peter。在从作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生的那些岁月开始的思想历程中, Eugene Sheppard 一直都是我的同学。在思考这本书中的许多问题时, 我都得到了他的帮助,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 他既是一个听众、批评者, 也充当了其他一切角色。谢谢你, Eugene。我也想感谢加州大学人文研究所(UC Humanities Research Institute)的同学 Emily Apter, Ali Behdad, Janet Bergstrom, David Carroll, Valerie Kaussen, Patricia Morton, Kenneth Reinhard, Tyler Stovall, Richard Terdiman 和 Georges Van den Abbeele 以及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和尤其是来自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人文学院和历史系的同事们(Joshua Goode, Gavriel Rosenfeld, Dani Eshet, Dave McBride, Gopal Balakrishnan, Adam Rubin)。尤其要感谢 Manolis Kaparakis, 他的技术知识和善意帮助我幸免于“丢失数据的地狱”, 而后者是所有现代学者的命运。我要感谢 John G. Ackerman 的耐心、坚持和支持, 也一并感谢 Candace Akins 和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和出版人员。

如果没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国和欧洲研究中心、Monkarsh 基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批判理论在巴黎”项目、加州大学人文研究所、J. William Fulbright 委员会和 Wesleyan University 给予的经费上的支持, 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感谢你们的支持和信心。

我感谢我的朋友和家人长期的耐心和鼓励。感谢我的父母 Marvin 和 Irene 为我所做的一切。我非常爱你们。Sarah、Danal、Ciaran, 谢谢你们。Joel、Letitia、Maia,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Nancy、Sol、Scott、Jody、Mike 和 Susan。

我要感谢我的女儿们, Lily 和 Noa, 她们使我的生活具有乐趣, 并让每一天都充满欢乐(也挠一下 Robes 的耳朵)。最后, 我必须感谢我的妻子 Tracy, 没有你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爱你胜过一切并将这本书献给你。

重要著作简写列表

(文中的部分引文出处作者以简写的形式列出,完整的书名列于此)

莫里斯·布朗肖 (Maurice Blanchot)

- ED 《灾难的书写》*L'écriture du désastre*. Paris: NRF Gallimard, 1980.
- LDM 《文学和死亡的权利》“La littérature et le droit à la mort.”载于《火那部分》*La Part du feu*. Paris: NRF Gallimard, 1949.
- TO 《无名者托马》*Thomas l'obscur*. Paris: L'Imaginaire Gallimard, 1950.

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 BT 《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 LH 《人本主义书信》“The Letter on Humanism.”载于《基本著作集》*Basic Writings*, edited by David Krell. San Francisco: Harper Books, 1993.
- SZ 《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86.
- Q 《问题 I 和问题 II》*Questions I and II*. Paris: Gallimard, 1968.

亚历山大·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 ILH 《黑格尔导读》*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Hegel*, compiled by Raymond Queneau. Paris: Grasset, 1990.
- IRH 《黑格尔导读》*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edited by Allan Bloo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

- EE 《从存在到存在者》*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 Paris: Vrin, 1993.
- TI 《总体与无限》*Totality and Infinity*.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TIf 《总体与无限》*Totalité et Infini*. Paris: Kluwer Academic, 1971.
- TIHP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The Theory of Intuiti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TIPH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Théorie de l'intuition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 Paris: Vrin, 1963.

莫里斯·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 - Ponty)

- SC 《行为的结构》*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 Paris: Quadrige/PUF, 1942.

让-保罗·萨特 (Jean - Paul Sartres)

- BN 《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53.
- EH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 Paris: Nagel, 1970.
- EN 《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a néant*. Paris: NRF Gallimard, 1943.
- N 《恶心》*Nausea*.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9.
- Nf 《恶心》*La nausée*. Paris: Gallimard, 1938.
- TE 《自我的超越》*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go*. New York: Octagon, 1972.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1

致谢词 /1

重要著作简写列表 /1

导论 /1

1.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从存在…… /23

第一轮解读

2. 亚历山大·科耶夫和法国高等实践学院的黑格尔研讨班 /63

3. 科耶夫对海德格尔式的黑格尔阐释的传播 /112

4. 让-保罗·萨特 /149

第二轮解读

5. 让·波夫雷,第一次海德格尔事件和《人本主义书信》/211

第三轮解读

6. 莫里斯·布朗肖：对灾难的书写 /283

7.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到他者 /333

结论 /382

索引 /393

译后记 /409

导 论

数年前,我参加了巴黎的一次晚餐聚会,席间,谈话转向了二战后法国的思想氛围。一开始,讨论主要围绕着萨特的著作,每一位列席者都各执己见。有一位客人提了一个他认为也许我能回答的问题:“萨特怎么将海德格尔笛卡尔化的?”稍后,这个问题又被重新表述为:“萨特是如何使海德格尔法国化的?”我解释说,海德格尔思想在法国的接受史错综复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需要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思想氛围,也要考察诸如萨特、雷蒙·阿隆和莫里斯·梅洛-庞蒂这样一批年轻的法国知识分子和在1930年携带着海德格尔的著作移居巴黎的那些外国知识分子间的关系。不幸的是,在能进一步展开之前,我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大堆连珠炮似的问题。首轮问题涉及的是,相比于海德格尔对“后现代”哲学家(人们提到了德里达、福柯和利奥塔等名字)的影响,海德格尔对萨特的影响是怎样的。第二轮问题则完全改变了谈话的方向。他们要求我解释海德格尔同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从属关系以及他的政治活动与其哲学著作的联系。就在我使出浑身解数将所有这些主题连在一起的时候,我身旁的讨论却蜕变成了一个小型的海德格尔事件(mini-Heidegger Affair)。大家的嗓门变大了,脾气也变得火爆起来,而我则落在一边思考着一个一

直困扰着我的问题:我如何能够在讲述海德格尔思想在法国的接受史时,既公正地对待所有这些议题又不被其中的任何一个带离主题?

4

从许多方面来说,海德格尔思想在法国的接受史(这同样是把海德格尔的著作引入法国的那些思想界人物及其对现代法国文化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的历史)被萨特的流行和海德格尔同国家社会主义的附属关系而招致的恶名所遮盖。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让·波夫雷(Jean Beaufret)和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在美国并不是什么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在法国,这些知识分子向来被看作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戏剧中的配角。所以对我来说,眼下的任务就是去解释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被引入、融合和发展的几种方式。同时,在我突显那些对现代法国哲学影响巨大但其生平和著作却没有得到充分阐明与研究的知识分子的同时,我还得留意关于海德格尔政治选择的难题。

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的接受史是那“一代”在一战阴影中成长起来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故事,他们在战后舍弃了传统的法国哲学,转向一股由外国知识分子的涌入而从德国引入的新的、不同的哲学思潮。大略地说,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初的思想结构形成于一些信奉新康德主义和共和-唯理论意识形态的学院之中,而当他们成熟后,甚至在他们初步提出仍可与经久不衰的笛卡尔和启蒙计划的遗产相容并立的“存在主义”时,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这一意识形态背景。但是,为什么这些我将称之为“1933 年的一代”〔1〕(“generation of 1933”)的年轻的法国知识分子会离开传统法国哲学的正宗,而最终

〔1〕“generation of 1933”这一术语取自 Jean-Francois Sirinelli 的 *Génération intellectuelle: Khâgneux et normanlien dans l'entre-deux-guerres* (Paris: Fayard, 1988), 但却受到 Robert Wohl 在 *The generation of 191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中提出的对“世代的”(generational)(转下页)

转向海德格尔哲学？并且为什么人们会如此广泛地接受海德格尔哲学？

答案在于“1933 年的一代”感受到了法国学院哲学的严重危机。⁵ 对雷蒙·阿隆、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他们都出生于 1900 与 1910 年间）这些学生而言，哲学思想受到了法国学院体系的辖制。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康德主义的唯理论（neo-Kantian rationalism）和柏格森主义的唯灵论^{〔2〕}（Bergsonian spiritualism）两股思潮在体制内绝对地控制着学院。考虑到第三共和国最初的教育规划，

（接上页）历史的批评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我从最字面的意义上来理解 Wohl 的这句断言“世代不是生就的，而是被造就的。”对 Sirinelli 来说，生于 1900 与 1910 年间的那群年轻的法国知识分子是“1905 年的一代”——一个表示平均的出生年龄的术语。Sirinelli 指出，他本可以选择“1925 年的一代”，以此来指作为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在法国的预备学校和巴黎高师度过的成形期。在我的书中，我称同样年龄的这批知识分子为“1933 年的一代”，以此来指我在本书中所选择研究的这一群体离开他们最初受到的传统教育而转向批判的哲学的思想的时期。这同一年龄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诸多特征指示着“世代”（“generation”）这一术语的最复杂难解的性质。就像这一性质很可能告诉我们使用这一术语的历史学家的目的一样，它也能告诉我们这群被研究的知识分子的情况。此外，虽然我确实是在研究“1933 年的一代”中某些代表人物，但我并不想再现所有生于 1900 和 1910 年间的法国人的关注。相反，这本书研究在那个年龄群体中对哲学与写作有积极兴趣的特殊代表。我所研究的这些个体多为中产阶级的男性成员。

〔2〕 新康德主义的法国变种是与德国学派的变种截然不同的。关于新康德主义的法国变种的简介，参阅 Gary Gutting, *French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0–48。想了解德国的现象，可参阅 Thomas Willey, *Back to Kant: The Revival of Kantianism in German Social and Historical Thought*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关于柏格森和唯灵论的详细说明，参阅 Dominique Janicaud, *Une genealogie du spiritualisme français* (The Hague: Nijhoff, 1969)。

政府会偏爱新康德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国家赋予大学教授这样一种使命：向学生灌输新的共和体制的合法性。有两种学说竞相扮演这一角色，并且它们无疑都是理性主义的。第一种是涂尔干（Durkheim）的社会学实证主义，第二种是法国的新康德主义的唯理论，具体表现在莱昂·布伦施维希格〔3〕（Léon Brunschvic）的批判唯心主义中。尽管彼此对立，这两种学说却都教导说，人类从其遥远的起源开始就在不停地朝同一种特定的理性原则前进，而这种理性原则正是共和体制建立于其上的原则。〔4〕新康德主义的唯理论最终盛极一时的事实可归因于它同政府的意识形态相容并立，布伦施维希格也因此被推上了法国高中大学教师资格会考审核委员会（jury d'agrégation）的首席的宝座，并且被授予决定整个法国哲学系的课程大纲的权利。布伦施维希格的学术立场对于我们理解在他制定的课程大纲的规制中参加哲学考试的“1933年的一代”的教育背景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法国大学中学教师资格会考审核委员会的首席是直接由教育部长任命的，然后由他来选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主持委员会的讨论以及决定哪些主题适合考试。在布伦施维希格治下，学生学习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哲学的逻辑演进就被表现为这样的顺序。至于那些被布伦施维希格和法国新康德主义者拒斥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则只要求一个粗略的反驳就够了。

〔3〕 关于 Léon Brunschvic 的生平和著作，参阅 Rene Boirel, *Brunschvicg: Sa vie, son oeuv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Dominique Parodi, *La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 (Paris: Alcan, 1919); 和在 Gutting, *French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中关于 Brunschvicg 的部分。

〔4〕 Vincent Descombe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trans. L. Scott Fox 和 J. M. Hard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6-7。